

抗洪四章

■洪县 韩峰



军礼

冲锋
雷霆吼来狂风暴雨，将大地变成一片汪洋。一只只冲锋舟劈开狰狞的洪魔，在风口浪尖上冲锋。
冲锋舟是生命的希望，冲锋舟是生命的岛屿，冲锋舟是劈波斩浪的利剑，冲锋舟是湍急河流中跳动的火焰。
冲锋，是战士的秉性；冲锋，是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冲锋的战士救起一条又一条生命；冲锋的战士

用血肉筑起一道又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战士的冲锋；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不怕牺牲的冲锋战士。
冲上去，在波涛汹涌中书写壮丽的青春；冲上去，让世界知道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
洞房花烛夜
一个个“喜”字映红了洞房，军人和姑娘在镜框中微笑着，甜蜜在心头荡漾。
没有热闹的喧嚷，没有欢腾的闹房，洞房里空空荡荡。
军人和姑娘早已走出镜框，融进了兵一样肃立的青纱帐。没有月光，只有数不清的星星在他的头顶、两肩跳跃、闪亮。

走上静静的站台，风诉说着别离，吹落了两双眼中的晶莹。两双手在汽笛声中缠绵，一颗心随着一颗心踏上了征程，跨越了黄河，飞向了那汹涌而来的洪峰……
军嫂
和孩子一同走进军营，笑便在细细的眉梢儿跳动，孩子也在腹中舞动小手小腿儿高兴。
依偎在久别的丈夫的怀抱，便像靠着一座大山、一棵大树一样安宁。两颗思念的心终于贴到了一起，思念便霎时跑得无影无踪。
忽地一天，丈夫接到命令，跑步登上越野车，倏地便冲进了暴风雨中。雨水打湿了她的衣袖，泪水从指缝间缓缓流出……

“哇——”地一声，孩子降生在军营。她抱着一团爱的结晶遥望：孩子，就叫“抗洪”……
“不孝”的人
跪在母亲的病床前，磕下了“不孝”的头。然后你戴上军帽，流泪走出了老屋，走进急流，走进危险，走进一场又一场与洪魔的恶战。
你心中装着母亲憔悴的容颜；你心中装着广袤的山川平原；你心中装着党的重托；你心中装着军人的神圣使命。
噩耗传来了！你的泪如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跪向北方又磕下了“不孝”的头。抹一把泪水，你又扑进了滚滚洪流，与战友用血肉之躯共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岸。

看山

■新区 牛章文

我当兵的时候，有一次部队驻扎在了大西北的一个山沟里，那里山多石头也多，生活单调、枯燥。我们这群大平原的儿子，却能恪尽职守、安心服役。在这里的训练和生活，使我们养成了一个共同的爱好——看山……

在大西北
当兵的时候
无论站岗执勤
还是闲暇无事
我们这群大平原的儿子
总爱看山
看那些夏天寸草不生
冬天只披一层积雪的大山
看它们平淡无奇的身姿
看它们如何在太阳移动时
巧妙地进行色彩变换
我们总爱看山
因为，我们驻守在大山的腹中
在这里
除了山还是山
不看山，我们又怎能看些什么呢

我们在看山时
山也在看我们
看我们在哨位挺立的身影
看我们这群中国士兵
山一样的威严
我们在看山时
尽管有遥远的鸽子哨
敲响灼人的乡恋
我们这群大平原的儿子
毅然用生命的天平
称出职责的分量
撑起边疆的一片蓝天

我当兵十年
十年都在看山
山也看我十年
后来，我离开了
离开了与我朝夕相处的大山
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大平原
看不到那样的山了
但我却时时都在想着
那些绵延起伏的大山



人民军队



风雨同舟



家家平安

于农篆刻

我为父亲骄傲

■市工商银行 罗耀富

又是一个建军节，每逢这个军人的节日，都会勾起我对父亲的回忆。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近二十年了，但父亲年轻时身着戎装英姿飒爽的形象，仿佛昨天一样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帝国主义野心膨胀，悍然入侵我国邻邦朝鲜，企图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多少热血青年摘下锄头、抛家别妻，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向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在这支英勇的队伍中，就有我父亲的身影。

那一天，父亲兴高采烈地与战友们一道换上军装，踏上了北去的军列。可火车“咣当”了一夜，却停在了河北涿县（今涿州市）不走了。父亲就地进入了一家设在当地的军人医院，成为了一名部队护士。连朝鲜是什么样都没有看到，满怀在朝鲜战场与美帝国主义来一场血肉相搏的梦想，顿时变成泡影，成为父亲的终生遗憾。

父亲在家读过几年书，认

识字，因此在当时的部队可称得上是“秀才”了，加上父亲待人诚恳、做事勤奋、工作出色，得到了部队首长和战友的肯定，第二年一块床板大的“光荣立功”牌匾便挂在了我家的大门口，在十里八村成了特大新闻。至今一些上了年纪的乡邻回忆起当年挂立功匾时的情形，还都羡慕不已。

三年火热的军医院生活，使我父亲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转业到家乡的父望着新出生的大儿子，盼望着抗美援朝胜利，于是就给我哥哥起名叫和平。两年后又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父亲更是喜出望外，给我取名叫幸福。由父亲给两个儿子所取的名字，可见他那时是多么幸福啊。

自童年起，无数次地看着父亲身穿军装的旧照片，抚摸着父亲曾经佩戴过的军功章，使我对父亲更增添了许多崇敬。

我为我的父亲骄傲，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共和国的军人，更因为他曾经为新中国奉献过自己的青春。

从小想参军

■市信访局 齐立新

女娃爱花，小小子儿爱炮。
打小我最爱的就是军衣、军帽、皮带、手枪直至飞机、大炮。
见过伯父当飞行员时的神气照，见过舅舅起义后的军装照。
小人书里常读雷锋、董存瑞、邱少云、张思德、罗盛教……
儿时一生气，一撇嘴儿，穿上军衣军帽，挥挥手，我走，我把部队找。
江哥哥、海哥哥才比我大四

岁都参军了，咱们弟兄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
听说解放军叔叔来了，嗨！那枪真亮，明晃晃的刺刀。要是我有，多好。
手提热水壶，站在路边等啊，等啊，叔叔、叔叔，怎么还不到？
儿时，藏在文具盒里的有金灿灿的弹壳，还有红红的五角星闪耀。

想念你们，沂蒙山的亲人

■市人保财险公司 赵国强



征文

今年是建军八十周年，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心潮澎湃，思绪就又飞回到那火热的军营，想念部队驻地的一草一木，想念同甘共苦的战友，想念那些激情燃烧的日日夜夜。在这些记忆里，每每想起那位慈祥的沂蒙山大娘，一股暖流就会从心底涌出。一分思念，一分祝福，一声深情的呼唤：沂蒙山的亲人，你们还好吗？！

1987年底，怀着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我穿上军装来到了部队。在新兵教导团，我经历了新兵集训、专业集训、骨干集训三个阶段，后被分配到了野战部队某团机枪连。刚分配到连队没几天，就赶上“冬练三九”长途野战大拉练，部队全副武装，三天行军100多公里。我的心理和身体的承受能力几乎到了极限。部队到

达了驻地沂蒙山区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这一天，我和班长被分到村里的一对老夫妻家中。两位老人都已近六十，三个女儿早已出嫁，两人靠做豆腐为生。他们的家里极其简陋，三间石头房子里，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具外，其他的几乎一无所有。刚到两位老人家里时，他们就已经把自己睡的土炕腾给了我们，我和班长极力阻止也不行。安顿好我们，大娘还冲了两碗白糖水让我们喝，又端上来一盘花生和几个苹果，后来才知道，这些是他们过年时才拿出来招待亲戚们的贮藏品。当晚，部队集合搞夜训，等我们训练回来，两位老人还在等着。大娘早已烧好了一锅热盐水，大爷端过来水盆，让我坐在凳子上，大娘则弯腰去脱我的鞋。盐水蛰得我直打颤，看着我脚上磨的血泡，大娘心疼得流出了眼泪。她把我的脚抬起来，擦干，放在

她的腿上，用针轻轻把血泡挑破，用布蘸干。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大娘慈祥的脸庞，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夺眶而出。自离家后在千里之外的异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浓郁而深情的母爱。这天晚上，我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很快进入了梦乡，这是我离家到部队睡得最香甜的一个晚上。自从驻扎在这个小山村，每天我和班长帮助大爷大娘打扫室内外卫生，到村里唯一的一口水井打水。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和房东大爷大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部队离开前的一个晚上，大爷大娘特意准备了几个小菜和白酒，一家人围坐在土炕上的小桌旁喝酒、唠嗑。我记得我们说了许多许多的话，我和班长最后都哭了。再后来，我喝醉了吐了一身一炕，是大娘一点一点收拾干净，把我吐脏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她坐在炕边守了很久

时间，怕我难受再吐。这都是第二天班长告诉我的。

拉练结束后，部队搞年终总结，由于我本人在此次长途野战拉练中的出色表现，被团部嘉奖。当我戴上红花走上领奖台时，仿佛看到了大爷大娘那慈祥的目光，那深情的微笑。十九载春夏秋冬过去了，我早已脱下了军装，回到家乡并参加工作、娶妻生子。这么多年来，每当我心情不畅时，每当我遇到挫折时，每当我痛苦不堪时，每当我孤独无助时，我都会想起大爷、大娘那慈爱、关切的眼神，一股暖流就会从心底升起，让我坚强，使我奋发向上。

军旗猎猎，军歌嘹亮。我为我曾是一个兵而自豪、而骄傲！是部队锻炼了我，是军民鱼水情感染、熏陶了我。“八一”是我军的生日，也是我本人的生日，我感到无比高兴。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我也特别思念沂蒙山的大爷大娘。你们现在还好吗？多少次梦中相见，多少次泪湿枕巾，多想再见到你们，多想给你们一个儿子般深情的拥抱啊！

大爷、大娘，我想念你们！

稿约

泛舟淇水 感悟人文
欢迎大家赐稿

(诗歌不超过50行，散文300~1000字为宜，小小说1500字以内)
联系电话:2189939
投稿邮箱:qbwbfgq@163.com